



「梨俱韋陀」詩頌與大乘佛教

徐梵澄

這篇文章，只是在韋陀教與大乘佛教的神壇前，作一番巡禮。因為這題目的範圍頗大，難於作一詳盡底研討，姑且只作一概觀。

我們知道佛教初起，是不信神的。原始佛教可說屬於「無神論」(Atheism)，它反對婆羅門教之神。無論後世依佛經的內容作三時或五時判教，案於佛初說法，說的是八正道，四諦，十二因緣等；如何脫苦而得涅槃是所着重的，形而上底哲學問題多所不談。後來直到大乘發揚，仍於宇宙間之「能力」(Shakti)不判，何況說「神」。印度古之所謂「神」，在梵文中稱「提婆」，Deva-devata一字根，有「給予人」之義，古代又有「祭物」，「所祭祀者」，「神聖者」之義。這字在西文不可譯為deus或god，西文這些字的意義，與此字初始之義相去千餘年。然捨此又無他字可翻，只好取多數名詞如拉丁之di希臘文之theoi，英語中之deities等為代表。「菩薩」是「菩提薩埵」Bodhisattva的省稱，「菩提」意義是「覺」，「智」，「薩埵

是一個「真體」。「大乘」音翻「摩訶衍那」mahāyāna。「衍那」原義可說為「路」，「道路」。「乘」義後起，在中國自「法華經」盛行於世之後，「乘」之名乃確定不變，因為該經中說「三車」，「車」即是「乘」。大乘到末期亦稱「天乘」，音翻Devayāna為「提婆衍那」。「提婆」義譯為「天」，「天」與「神」，在華文意義已大為不同了。「提婆」亦是流俗尊稱，如父、師、貴客皆可稱之，但在佛教中只是指「神」。追尋這些「神」的由來，當然要追溯到古之韋陀，佛教末期加進了無數「陀羅」Tārā又稱「救度母」，已是入乎「金剛乘」或「密乘」了。

首先，我們看印度古代的這些神或神的觀念的起源，其次看它們如何衰謝了，如何在印度教中保存了一部分，然已變。如何入佛教又再變，入中國之後又三變。這樣研究下去，是易落入支離破碎的，但要在挈其綱領；這裏姑且就多家稍已確定之說，表出一大概。

我們知道，在印度考史是極困難的事。因為撰著的歷史不完備，而歷史與神話不分。於今若求知印度史的一點歷史年代，只合採之印度本土以外他國的記載，佛乘方面，當然是要取材自中國史料。而中國的亦如他國的皆非盡屬可靠。即如佛陀的生年，中國推到周代，時當公元前 1027 年。南傳一系則新加羅謂生於公元前 623 年，緬甸一說為生於公元前 653 年，現代大致推定佛生於公元前 557 年，成道在公元前 528 年，大涅槃在公元前 480 年或 486 年。要之只有一大概之說。近代西方學者考證印度古史，說亞利安人的文化始於公元前千八百年左右，隨後便是韋陀時代了，大致推定是在公元前千五百年起；韋陀『詩頌』之結集，大致在公元前一千年。在公元前七百年可謂韋陀時代已經結束。自公元前六百年至現代，詩頌之集不變。（參·Maurice Bloomfield 編 Concordance of the Vedas）。中間祭祀之起，祭祀教育之興，四族姓之分，至公元前七百五十年左右為祭司極權時代。在佛起以前，可假定韋陀教已有一、兩百年之衰歇。此一說頗可靠。及至公元後二世紀，龍樹創中觀而大乘安立，從此有南宗與北派之分歧。南宗宗般若，確鑿根源地難定，大致是由南印度轉至西方更轉至北方；北派因與希臘波斯交通而受濡染，根源地亦難確定，參入了敬拜道，祈禱他力，往生樂土諸教義。成了所謂西域的大乘教。這麼一直發展到七世紀中葉，玄奘歸國，那蘭陀寺隨後被焚，大小乘佛教皆漸漸在印度本土滅亡，然在印度本土以外流傳了。據『寄歸內傳』（卷一）：「北天南海之郡，純是小乘；神州赤縣之鄉，意存大教。自餘諸處，大小雜行。考其致也，則律檢不殊，齊制五篇，通修四諦。若禮菩薩讀大乘經名之為大，不行斯事號之為小。」可見捨教理之分別不論，大小乘有此拜菩薩與不拜菩薩的不同，而即可見依自力與依他力兩道之異，推之則宇宙觀人生觀皆有區別，傳說中之「正法住世五百年」，自佛滅度後則不能不推為小乘時代。「像法住世一千年」，則亦無妨說是大乘時代，從公元前二世紀算起。在印度本土則公元後二世紀時婆羅門教又復興，漸漸分成各派，即今之所謂印度教。中間又採納入回回教，以至近古的基督教。

內 明

第一一三期 目錄

	特稿		
		「梨俱韋陀」詩頌與大乘佛教	徐梵澄
		具有三大貢獻的法顯三藏	演培講 寬嚴記
		釋量論畧解(續)	法尊譯編(遺稿)
	轉載	淨土探源(續完)	楊白衣
	特稿	菩薩應修九想與八念	智 銘
	譯稿	為素食主義說話：八張贊成票	鉢若(Marian Burros)作 無 意 譯
		素食者在外用餐要訣	紐韋爾(Sarah Newell)作 無 意 譯
	筆譚	談象生皆有佛性	智 銘
	四眾堂	慧僧長老何時再來	依 蕩
	特稿	梵文文法自學法	吳汝鈞
	佛教文藝	放大蒙山與遊魂	馮 馮
		虛雲和尚(續)	馮 馮
	佛教消息		編輯室
	畫頁	封面：蘇州寒山寺 寒山、拾得像	
		封底：寒山寺全景	
		封面裏：寒山寺鐘樓及月洞門	
		封底裏：寒山寺前碼頭及石橋	

有了這麼一個歷史的大致輪廓，我們來看這些古代和後代的神，方能得到一比較清晰的概念。

第一個韋陀之神，便是「因陀羅」

在『梨俱韋陀』一千零二十八篇詩頌中，頌讚因陀羅的可四分之一。似乎在古伊蘭與印度兩民族未分的時代，已經敬拜此一神。這最初是表人類對大自然的力量崇拜，是雷雨之神。到後來衍變為戰爭之神，擊殺「旱魃」(vitra)或「黑暗」之神。「旱魃」被殺，則釋放被囚禁的水即雨水，而且勝得光明。其為戰神，則當亞利安人南侵而征服古土著的時代。

詩頌中說此神的相狀，是可怕的。他能飲「梭摩」液，——一種古代醉人的飲料，今失傳，——如湖海之量。飲了「梭摩」，頭、口、頰、鬚、髮，皆飛動起來了。而吃的是牛，一吃若干頭，所以是大腹。它的氣力自然很大，因為形體有十倍此土地之大，所以稱「威力主」或稱「百威神」。它所用的兵器，是一「金剛杵」，有時也挾弓矢，持着一鈎。「金剛杵」便是電光，在雷雨中的常見現相。它的出生，有兩說，一個似乎說他是「天神」Dyaus之子，與「火神」為同父雙生兄弟。另一說是「工巧」神(Tvasir)之子，被他後來殺掉的。他的妻名「因陀南尼」Indrāni。他是一班「摩樓」(maruta)的盟友，它們幫助他戰鬥，所以又名「摩樓捶旺」(Marutvant)①。

神話的中心，在於擊殺「旱魃」。有時也屠龍或蛇。戰鬥勝利了，山中的水皆解放了，人間乃免旱災。說水在地中，但有時也說是空中之水與天上之水，所以有說囚禁水的是怪物，山便是雲。又說雲是鐵石所建築的天魔的堡壘，其數常九十，或九十九，或一萬。是空中堡壘，能夠飛行，所以因陀羅又稱「摧毀堡壘者」。尋常他殺妖怪，如羅刹之類。水既在空中為雨降下，驅逐了雲，則說因陀羅把太陽仍然安置在天上。或說在黑暗中尋得了太陽，替他開路，倘是長夜已過，則啓開了晨光，晨光譬如母牛，牛是從黑夜之欄中放出了。有說其打碎鳥沙——即晨光或朝霞——的車子，因為它遲留太陽不出。有說其打太陽神的車子，毀

斷了它的一個輪子，總歸他是一威力之主，能舒捲天地如皮革，或者擊持天地，如一軸之貫兩輪。有說天地為一魔鬼所結，他打勝了這個魔鬼而天地始分。

因陀羅與人類有親切的關係。因為他是「百威之神」，所以戰士祈禱他，幫助亞利安人征服黑色皮膚的人，說某次他驅散了黑皮膚的人一群五萬，使亞利安人得有土地，使「大西攸士」人隸屬亞利安人②。詩頌中還稱他是朋友，是援助者。戰勝擄掠得財之神(Maghavan)。

在Avesta中，亦有「勝利之神」名(Verehraghna, (Veritrahān)，即「殺戮旱魃者」。於此不難假定，在「印度依蘭時代」，有這麼一位表自然之力的天神。其時亞利安人一方面遊牧，一方面戰鬥。所以將它們的想像，反映出這麼一個形態。他們當時好勇，好醉飲，因暑而時望雷雨。及至耕耘定居之後，他種理想的神繼起，不復敬拜歌頌他了。於是變成了『史事詩』和『古事記』中的一位英雄。後起亦有因陀羅戰勝克釋拿(Kriṣṇa)的傳說。或者在韋陀時代晚期，有一仍拜因陀羅之民族，戰勝另一信仰克釋拿神之民族，遂起此傳說。

佛法究竟在印度支配了人心千數百年，若干名物象數皆佛化了。如同一樹，在古稱之為Aśvattha，在佛教人士則稱為「菩提樹」。同此一大力之神，在佛教中變成了「天主帝釋」Sakro devanta，音翻又作「釋提桓因」③或簡稱「帝釋」。「提婆」加「因陀羅」，省畧「陀羅」一音，又省畧「羯羅」一音，成了「釋提桓因」。雖然，這裏仍要將這「帝」字研究一下。

諸「天」，當然是指諸「神」，但亦當指自然之天。於時已是到史詩時代了，則起了四天王之說。佛初成道已有四天王獻鉢之說，則為「世界的保護者」，簡稱「護世」，在華文乃稱之曰「王」。遂有「增長」，「持國」，「多聞」，「廣目」之四「王」，分主春、夏、秋、冬，而於地為南、東、北、西。大致還是指「神」，然其所護之域或天，是自然界之天。其所稱之「天女」，當然是「提婆」之陰性字(Dēvi)，及所稱之「天子」，乃是「提婆」之子，與華文「天子」之義，大相逕庭了。於是「

因陀羅」不止是尊稱，而起了多個附義，又簡稱「帝釋」。

大致韋陀時代後的印度教，已沒有人敬拜這位因陀羅了。但在我國歷代寺院建築中，還存了一位「韋馱菩薩」。這名稱是當理解為韋陀時代的菩薩或韋陀教的菩薩，即此一神。塑像多是武士裝的立像，手下支持一長金剛杵或其他兵器，則仍是古代雷電的象徵。大致古代戰鬥或狩獵，也有攜帶織網的。「華嚴經」中仍有「因陀羅網」之說，又簡稱「帝網」。於是這位「帝釋」，成了佛教的「護法天王」，打擊外道，在印度有與拜水外道，拜樹外道，拜蛇外道爭鬥之說。及至入乎金剛乘中，乃成爲「金剛手菩薩」，「手」表「權能」，於是因陀羅神的宗教上的演變遂止。

註：

① 此亦「風神」，或說其數七，以「摩利支」爲首。大藏中仍有「摩利支天經」，名出於此。

② *Dasyus*字義爲「毀滅者」，即原始土民，亦稱「黑皮」，亦稱「羊鼻子」。從事畜牧耕耘，亦有堡壘。被虜爲奴隸，故至今「僕人」猶稱 *Dasa*。

③ 參「法苑珠林」引「長阿含經」。

第二、嘗說「阿祇尼」*Agni*

「阿祇尼」是「火」神。在拉丁文曰 *ignis*，在斯拉夫文曰 *ogni*，字根或許是 *ag*，字義原爲「活潑」，「馳驅」。——起源甚古，或在「印歐時代」。

「梨俱韋陀」第一頌第一字，便是這「阿祇尼」神。全書稱頌此神者，都二百餘篇。凡八卷皆以此神之詩始。地位之重要，畧次於因陀羅。

此火乃古亞利安人祭祀之火。說他的形狀，頭上騰起光芒，面對諸方，背如凝脂，頭髮是火焰，髭作黃赤色，齒如黃金。舌頭動則是天神們在食祭品了，他常是輝光生動。

又比這阿祇尼爲動物，則爲牛而吼，自磨其角。說他初生如犢子，熾盛則如烈馬，爲諸天神所乘的馬，或者運載一車犧牲

品上達。又爲鳥，爲鷹，居於水中則爲鵝，據有森林，如鳥棲木。他的糧食是木、清酥油，每日三餐。他亦是天神食祭品的口，焰光便是食杓，斟出祭品供獻。也與群神同飲「梭摩」汁。——他常駕着兩匹黃馬拉的車，天神乘着這車往返祭祀場所。

他的出生，是天神之子，也是天與地之子，也是諸水之子。有說來自遠方，是因陀羅用兩片雲或兩個石頭生出的。出生之後，便不能哺他。他有無數生，這便是家家戶戶皆要生出他。大致說他有三生，人間，空中，天上。而生出他的十女郎，則是說人的十個指頭，生於乾木，旋生旋吃掉父母。稱爲「煙熾」，紅煙直起，則如柱擎天，聲如雷，煙如潮。然他常是年青，因爲每日清晨出生。但也沒有比他更老的祭祀者。他生於空中之水裏，則說爲諸水之胎藏。又燃燒於水中，則說爲在諸水懷中生長的牡牛。他生在最高天，有說由摩達理施婆 *Mātarisvan* ① 携他來到人間，是天神對人類的大贈品。——治希臘神話者，記起普洛美帖 *Prometheus*，豈不感到同似？——有說太陽也是他的一相，爲光明天之光明，生於太空的彼面，洞見一切物，生爲朝日而起。總之，他有三生則有三身，三頭，三位，算是韋陀神壇最古之三位一體。

如說因陀羅爲戰士，則阿祇尼爲祭司。常被稱爲「家庭祭司」，或「請神祭司」，「執事祭司」；在韋陀儀法中，祭祀各有專執，要之離不了火。又稱他聰明，全知，號「諸生明者」，因其「明」不可及，明了一切衆生。他的特殊能爲，則是驅逐邪魔，度人生離災厄，解脫人因無知所犯的過惡。有時又稱其即是因陀羅，即是婆奴拿，甚至稱其即是「智慧女神」。——附帶當說，直到後世克釋拿教派興起以前，亞利安人崇拜宇宙間這麼一個陽性原則，阿祇尼。韋陀時代的女神只有烏沙 *Ushas*，是「朝陽」或「夕陽」之女神，或「朝霞」或「晚霞」，是貞女。直到印度教崇拜「大梵」即「婆羅門」大神 (*Brahmā*)，方給他一配偶即「智慧女神」 (*Saravati*)，是語言與學術的保護者，加入了一陰性原則。而在「梨俱」中，此「智慧女神」原與「語言之神」 (*Vach*) 有分別。在佛教中則成爲「辯才天女」，入金剛乘方

稱爲「妙音佛母」，「清淨佛母」，其起源或在公元七世紀之末。大乘初起直至六世紀，所崇拜的皆男性之神，僅有「陀羅」爲女性，亦不重要。直到七世紀初漸漸有二「陀羅」，後增爲二十一。

要之，佛教中「火神」沒有地位。後世方成爲金剛神之一，「五大」或「四大」原素之一。然在韋陀時代，在天爲日光，在空爲流電，在地則爲人間所生之火，由是同爲一火而有三頭三舌三身之說，所謂「三位一體」。後世在印度教，則爲「大梵」，「維師魯」，「濕婆」三位一體之神，表自然之生，住，滅三態。在佛法中也有「法身」，「報身」即（受用身），「應身」之三身說，則已是哲理化了，皆可遠追至此一胚型。

① 「摩達理施婆」字義是「自伸展於母體中者」，拙譯「生命之主」，即萬物之母。或謂「空」，或謂「地」，或謂「風」。

第三、當說「樓達羅」 Rudra

這亦復是一威猛之神，說爲形貌美麗的一位天神，皮膚棕紅色。頭髮梳成結，着金項鍊，挾雷電杵，操弓矢，常常和「摩樓」(Maruts)在一處。有說是諸「摩樓」之父。他有一頭母牛，名迫施尼(Pisni)，「摩樓」皆是從這母牛的乳房取出的。而他自己也威猛像一頭牡牛，又像天上的紅色的「野彘」。也常是年少不老，爲世界之父或「自在主」。人之求禱他，總是請他止息威猛，不傷人畜，但他不是降災禍的魔王。他豪富，善於賜福，能醫療，有千種藥材，爲最偉大底治病者，所以號曰「清涼」，或稱「有清涼劑者」。也稱道他的性格曰「濕婆」(Siva)即「吉祥」。

倘若我們尋求在大自然中這有何物理根據，則我們可假定此樓達羅表風暴及雷雨摧毀的現相，一場在炎洲大雷雨風暴之後，實給人以滌除和清涼之感，那麼可歸功於清涼之力，有同藥劑。倘若這種摧毀不是對田園人畜的大破壞，則依然在那裏的物質環境下是一大賜福。在「後韋陀時代」，這名詞全爲 Siva 所代替，以「大梵」表生，即創造，以此神表滅，亦散壞，而與「維師

魯」即養育者爲三位一體 (trimurti)，或同體或一體，如上所說。但「濕婆」Siva 這名詞，若從梵文中求之，亦不明白。但在原始印度土語「達未奈」文 (Dravidian) 得一字根曰 *se, sev*，似乎可合，義爲「紅色」，「棕色」，「美麗」，「正直」，而南印度方言坦米耳文中，亦說 *seyyan*，義爲「紅色者」，「毀滅者」。毀滅之神作火色。這是千年前的詩中所有。或者古亞利安人達未奈人相混合時，所敬的神相似，因而亦合，漸至達未奈人增多，勢力強大，竟罕用 Rudra 一名，而取 Siva 一名詞代之了。——這非是不合理的假定。

在「梨俱韋陀」中，關於樓達羅者，三全頌，一與「梭摩」合，凡四頌。梵文字根爲 *rud*，有「呼號」，「哭泣」之義。這是文字隨流俗的變化，人生總是不喜愛表毀滅等相狀，而喜歡「吉祥」，也許亦是文義禪代的原因。——至若大乘中亦有「藥師佛」的敬拜。(參法華經卷六)，或「藥王菩薩」①，窮究往古，亦是此神。

① 「翻譯名義集」引「本草」序，開元中，敬禮藥王菩薩，菩薩姓韋，名古，字老師，原疏勒國得道人，則或是另一傳說。然疑梵文中 *Bhaisajyaguru*「藥師」一名詞或亦此說之由來。Bhai音可作「韋」，名「古」則不得其出處，而 *guru* 義則爲「老師」不誤。「古」或又從此 *gu* 音衍出。至若爲西域之疏勒國人。待考。

第四、當說「婆奴拿」 Varuna

「梨俱」中除因陀羅而外，以此爲最大的一神，但詩頌不多十一、二篇而已。

這神，說其爲宇宙的最大君王，他包舉這宇宙，他的領土則是「摩耶」，義爲「幻有」，所以稱他爲「摩因」。(Māyin)。是一千眼神，他的眼睛即是太陽，坐在車上，披着黃金袍服，時常從天上坐車下到人間，坐在祭草上受供。——有他的一班偵探環他而坐，他們伺察凡人，促起凡人祈禱。『詩頌』中又讚揚他爲宇宙法律的保持者，他分置天地，將太陽裝在天上，將火置在水裏，將「梭摩」放在崖石裏。於是明月經天，群星麗空，天雨下注，江河入海，皆服從他的教令。

古亞利安人以自然界與人事界多有其定則，所以推出一神爲「定法者」，凡天神皆服從他的法律，其權威之廣，鳥飛不到，水流不及。他遍知，知道空中飛鳥的次數，知道海上船隻的航行，知道飄風經過的路程，知道宇宙間一切過去未來的秘密，知道一切群生眉睫的動數。他保持宇宙大法，所以能發怒而懲創破壞法紀者。他用繩索繫繫罪人，而消滅其惡果。頌讚稱他，便稱道他的赦宥。正人死了，可在天界一福樂世間見到他。

此一名詞，說者謂與希臘文 *ouranos* 「天」同源。梵文字根 \sqrt{vi} 義表「周繞」，「覆蓋」，或原本指「天」，遂取其「覆蓋」義。Avesta 中，有 *Ahuramazda* 「聰明的神靈」一名，與此 *Asura Varuṇa* 名異實同。那麼，起源很古了。說者謂印度伊蘭時代，婆奴拿的重要性，遠過於因陀羅。其所保持的大法即所謂「道」(*Rita*，或書 *ra*，*i* 原爲 *ar* 或 *or* 之省文，在拉丁則爲 *or*，*er*，*ur*，或 *re*。在梵文原義爲天體之運行，義轉爲倫理之通則。故當譯爲「道」乃合。佛乘中不言此 *rita*。) 於此亦可見「阿修羅」一名詞，在韋陀時代猶是善義，不像在後世以及在佛教中成了六道輪迴中之一道，是一班魔鬼。——而婆奴拿總常是與密達羅 (*Mitra*) 並稱，字義爲「友」，即波斯文之 *mithra*。「梨俱」單頌密達羅者，僅有一篇。十四世紀時，薩衍拿 (*Sayana*) 注「韋陀」，說密達羅司晝，婆奴拿司夜，其說似後起，大抵二神德性皆同。說稍變謂密達羅與晨光合，婆奴拿與夜色合，又皆爲太陽神之子。由此更變，婆奴拿則爲月神。太陽神有一教派，崇拜日月五星，或由巴比倫之崇拜天體之信仰而轉入印度。此派則以其爲月神，而月分上、下弦，則謂其爲初生就盈之上弦月。終至古「韋陀」之說全失，又僅其爲水神一說尚存，其世界在地下某處。則近於史詩的時代了。爲何這兩神總是連稱，這也是情理之常，在印度古人不異，大致誰也不會愛敬一位知道自己眼睫的動數而手下有一班偵探的神，所以將其與「友神」並提，表示是朋友而不是仇敵。

在佛典中，似乎難尋得與此神相應的菩薩，却變成了一佛，曰「水天佛」，或「水天中天佛」，似乎不是兩佛連稱。那麼，

由韋陀教入印度教之後，或由印度教入佛教，再流傳入華，而本義全失。

第五、當說「太陽神」

同一太陽神有三個名稱。薩衍拿注「梨俱」，說太陽升起以前，稱「修利耶」(*Sūrya*)，東升西沒稱「阿底替耶」(*Āditya*)，這是後起之說。此字從 *Aditi* 而得，是「晨光」或「朝曦」之女神。女神嫁與「天」神而生太陽神。這是一「自然」之人格化的說法。第三個名稱是「薩未特黎」(*Savitṛ*)，此字之根是 \sqrt{sa} ，本義是「刺激」或「興奮」。常與「提婆」並稱，可曰「刺激」或「興奮之神」。誠然，宇宙間若沒有太陽，則必不能興起生命和一切活動。「詩頌」中稱此神相爲金光，金目，金手，金舌，金臂，坐金車，駕兩馬，輝金光以照三界，直至地極，一上一下，衆生皆見。他的自古之太空馳道，沒有一點灰塵，在此路上他賜福於敬拜者，使人得富庶，神得永生。爲人祛除噩夢，掃蕩鬼魅，消解罪業，保護正人義士死後往其安土。天神們皆服從他的領導，而祈禱者常求他揚舉其心思。有一「太陽神頌」爲三八音詩，至今婆羅門每晨誦持不衰 (*Savitṛ*)。

太陽神既有三名，譬如一人而有多名，不足異。然又稱其即是阿祇尼，即是密達羅與婆奴拿，這是此神亦即彼神，所謂 *Henotheism*，正是多神教與一神教的過度處，由分別之「多」，漸歸於綜合之「一」，是歷史上的尋常現相。但是，說修利耶又是凌空之鳥，爲飛鷹，爲朱鳥，那麼，太陽光線是從空中傳下，猶有可說。又說他是牡牛，身上有斑點，或說他爲駿馬，白色而輝煌，則禽與獸不同了。統同說，依然還皆是生物，然又說他是天的寶石，另說他是一雜色寶石嵌於太空，或又是車輪，一武器，則竟是無生命物了。初看這很易懂，「詩頌」的作者不同，此人作此說，彼人作彼說。但是，這其間頗有一點較深奧底哲理在。茲不詳論。「詩頌」中亦稱他是「大全創造者」(*Viśva - Karman*)。他祛除黑暗，捲之如皮，或投之於水，他量度時間，增延壽命，消除疾病，又當祭司。人求他向天神告其無罪……等等。

(未完)